

## 謝 誌

論文寫完了，人也攤軟了。隨後一切的一切，卻極不真實地迅速在眼前發生：口試、修改、找房子、搬家、工作……。寫論文像生孩子一樣，中間的辛酸血淚，除非親身經歷，實在很難與外人道盡。

因緣際會地進入研究所，生命如同開啓一扇窗，視野也因之愈發豐富多元。學術上的知識，我不知道自己到底吸收了多少，而我也不是很在乎，因為在乎也沒有用，有些事就是強求不來的。

但是，看待生命中的友人，我倒是沒法那麼灑脫豁達。雖說生命中的朋友來來去去不知凡幾，我卻希望友誼能長存到天荒地老。但，唯一能做的，或許只能是當下的珍惜。我很感謝走過這段研究生涯，雖然過程曾讓人歇斯底里抓狂，莫名的無助感伴隨著恐懼迎面襲來，有時甚至赫然找不出留戀塵世的理由。但因為有這些朋友們的陪伴，讓這一路走來並不那麼孤單寂寥。

研究所的階段，很幸運的地有機會認識潘英海老師，甚至有幸成為他的指導學生。潘老師的堅持與督促，是促使這篇論文誕生的首要關鍵。而潘老師對我的包容與鼓勵，更是整個論文寫作過程中相當重要的精神支持。還有感謝藍美華指導老師的傾聽，陪伴我渡過研究生涯的一個緊急危機。另外，也感謝陳祥水以及浦忠成兩位口試委員，願意撥冗閱讀並提供此篇論文更臻周全的建議。

感謝在研究所時期相識的學長姐、同學、朋友們，雖然有時候會打打鬧鬧，但是都建立在相互關懷的前提下，因此，偶而的鬥嘴也就不以為意了。而在民族所上，尤其結交許多原住民的好朋友，而 Dahai 和小 Haisul 更是牽引我順利進入田調地點 pasikau 部落的學長們。

四年的研究生涯承載了許多的曾經：和難得嚴肅的 Dahai 討論田野觀察、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地和 Kacaw 學長討論論文、和 Saiviq 一起天馬行空以鬆弛使用過度的腦袋、和 Linngai 騎車走墳墓路到中研院找潘老師、和慧敏學姊說心情、和幼慈學姊講人生，和研究生學會的宜芳、明修、致達，組成「二王二后」，在大台北地區隨性而至，放肆宣洩論文的壓力。論文低潮的時候，好友 Alan 總是耐著性子聽我抱怨，Taro 則試圖從人生角度來開導我，而南投 Wumas 更積極地和我分享他的部落觀點。桃源村 Haisul 以及 Dahu 兩家人對我的關懷與生活上的協助，更讓田野的記憶中多份溫馨……

有太多值得回憶的事和需要感謝的人，因為你們，讓我這段生命更有價值與意義。謝謝民族所的全體學長姐和同學們、研學會的夥伴們、宿舍的眾姊妹們、pasikau 部落和基金會的朋友們、我的親友和家人……

謝謝曾經在我生命中出現的每個你們。  
也謝謝在天上的外婆和 cina wuli。